

解决“大小非”，设立平准基金，动用外储买H股

# 10教授联名建言拯救股市



刘纪鹏

赵晓

吕随启

吴晓求

曹凤岐

贺强

钟伟

袁钢明

金岩石

戚聿东

4万亿拉动内需、央行大幅降息……一系列利好措施的密集出台似乎并未给A股投资者带来太多惊喜。11月27日央行大幅降息次日，A股市场高开低走的态势令后市更加扑朔迷离。就在多空双方争执不下的关口，10位知名教授联名上书国务院，建议把振兴股市作为当前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切入点，由此引发了各方人士的热议。

综合《证券时报》、《京华时报》报道

## 投石激浪

### 10教授联名上书

昨天，包括刘纪鹏、吴晓求、曹凤岐等在内的10位知名高校教授向国家有关部门联名建言，提出“应把振兴股市作为恢复市场信心和落实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切入点”，并向国家有关部委提出了6项具体建议。

十位教授在建议书中说，落实扩大内需的政策，仅仅依靠国家财政投入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把民间资金引导到直接投融资领域。因此，振兴资本市场就变得尤为重要。

教授们表示，虽然我国股市已经历了一年多的熊市，但激活股市并不难。目前上市公司业绩并未完全走坏，启动股市的资金也不缺，而从人们参与股市的特点看，启动股市相比其他扩大内需的政策具有投资最少、收效最快、影响最

大的效果。关键是不要错失今年四季度战略时机，错过这一时机，一旦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业绩大幅下滑，就会陷于更大的被动，付出更高的代价。

教授们进一步指出，我国股市和美国股市下跌原因不一样，因此，救市方法也不能简单沿用美国降息、减税、注资的办法。我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内因而不是外因。内因中的宏观政策原因目前已经解决，而股市自身的“大小非”和“大小限”等制度性缺陷却至今仍未消除，这对市场信心和流动性是致命的威胁。对于“大小非”的问题，教授们提出了“大非自锁、小非分割”的解决方案。

此外，十位教授还提出了建立股市平准基金、动用外汇储备购买H股等6项具体的“救市”建议。

## 核心内容

### “大小非”与平准基金：两项根本性解决方案

如何解决大小非问题是10位教授联名建言中的一个重点内容。统计显示，目前股市大小非和大小限合计高达1.18万亿元，比两市流通股的两倍还要多。大小非的问题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股市的供求关系，而且改变了市场的估值体系，“即使股市跌到1000点，这些1元钱左右的低成本股票仍然有利可图。无论1.18万亿元的限售股在现实中是否会流出，对于投资者而言都是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宝剑，对于市场信心和流动性都是致命的威胁。”

为此，10位教授的建言提出了用价格锁定取代时间锁定的创新办法，具体表述为“大非自锁，小非分割”，披露“大的小非”，放飞“小的小非”。所谓“大非自

锁”，是指大股东自愿在股东大会上提出将所持非流通股锁定在一个预设的最低价格之上，只有高于这个价位才会售出，并把这一价格在指定媒体上披露，公之于众，由交易所把关。所谓“小非分割”，是指把持有同一公司非流通股500万股及以上者界定为“大的小非”，500万股以下界定为“小的小非”，分而治之。对要卖出的“大的小非”必须预先披露，让股民有知情权，保持市场稳定。对“小的小非”则完全放开。

对于目前市场上热议的平准基金，10位教授的建言书设想其资金来源，可考虑由股权分置改革后尤其是2007年以来征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组成，取之于股市，用之于股市，主要是向投资者传达政府明确维护股市长期稳定的信号和信心。

**十位教授简介**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吕随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曹凤岐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
贺强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袁钢明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金岩石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行为金融研究所所长
戚聿东	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 各方反应

### 市场：红盘迎12月

#### 股民：

对于10位教授联名建言一事，广大股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并对此举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 反对方：

“原因和结果弄倒了吧？实体经济不行，股市怎么行？如果经济不景气而股市疯长，那就离崩溃不远了。”（福州网民）

“难道一些人的贪婪、疯狂要让全中国人买单？去年那么多人警告股市太热，这些人为什么不听？自己犯错，自己承担。这些专家估计也是股票被套了。”（郑州网民）

#### 支持方：

“大小非制约着当今中国股市的理性回归，这是人所共知的问题。近段时间管理层推出了多项救市措施，然而都无法提振当今疲弱的股市，关键就是缺乏信心的问题。谁愿意将真金白银投入到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方呢？今天10位教授作出了准确诊断，切中了当前股市的病因。”（广州网民）

“只有提前救股市才能救经济，股市上不去，启动内需只是空话，是痴人说梦。股市消灭了中产阶层，拿什么消费？谁去消费？股市上不去，中小企业失去了融资功能，拿什么来投资？中小企业垮台了，怎么保证就业，失业率高企，怎么刺激消费？”（天津网民）

# 两妻共贫夫 一住十余载

天刚蒙蒙亮，阿英（化名）起床了，洗漱毕，踩一辆三轮车，载着大包小包衣服，驶往家附近一家商场门口，这里，有一方属于她的露天摊位。与阿英一起起床上摊的还有同屋的阿君（化名），两人的摊位紧挨一块。

不一会，在她们租住的一套两房一厅，三男两女五个小孩分别从房间出现，起床，背着书包一起去同一所学校上学。

而当天完全亮了，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男子从两房一厅某个房间走出来，出门，赶公交，开始一天为生活的艰辛忙碌。

他们是合租的两家人？非也，他们是一大家人，一夫两妻五小孩。

阿英，大老婆；阿君，小老婆；阿生（化名），一家之主，两个女人共有的老公。5个小孩分别为阿英和阿君所生。

几乎相安无事和谐相处，这一大家人住在一起10余年了。在外各做各的事，回家各做各的饭，公平起见，老公一个房间住一晚。三个37岁的大人，演绎一出现代版的妻妾戏码。

## 两女同出同进 日日无语相对

“算起来，我们住在一起已经10余年了，日子过得不知不觉。”前天傍晚时分，说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阿英颤

有些感慨。就在这条小巷的尽头，一栋6层出租屋二楼一套两房一厅，即是他们的共同拥有共同经营遮风挡雨的家。

这里是深圳南山区紧邻深南大道边的一个大型城中村，距离科技园几站路。1999年，阿英初来此地，以种菜为生，后摆摊卖服装，从此再没挪过窝。

11月27日，星期四，极其普通的一天。对于这家人，一天，一个月，一年，乃至10年，天天都是一个样，身处同一屋檐下，纵然三个大人特别是两个女人间关系尴尬，但生活中也没发生暴风雨骤雨，惊涛骇浪，和那些普通的在外谋生活的家庭没有什么很大不同，该干吗干吗。

这天早上6点，阿英准时醒来，上铺的两个儿子还在沉睡，她悄悄起来，洗脸刷牙，然后背着一个装钱的小包包出门。几乎同一时刻，另一间房里的阿君也起来了，两人一前一后保持几步距离，下楼。

两辆三轮车已经等候在小区门口。两人各搬各的衣服物品。楼道口的空处，为阿英存放物品的地方。进院子的左手边，一方由铁皮搭盖的简易仓库，为阿英的“地盘”。每人几大包衣物搬上车，又是一前一后，跟三轮车出发了。10分钟左右路程，在一家商场门口，三轮车停下，卸货，然后各自给三轮车

追溯这个畸形家庭形成的起因，源自15年前。

那时，阿英22岁，来自重庆的她在一家服装厂做质检员。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和服装厂有些业务往来的阿生。“他人很好，长得也很帅。”一来二去，两人好上了。同龄的阿生老家在陆丰乡下，家里贫困，很早便出来闯荡。

相处一年后，两人回老家结婚。双方坦承，两人没有拿结婚证，邀请亲朋好友简单地摆了几桌酒。

但就在阿英回阿生老家生小孩那会儿，在深圳，阿生和阿君好上了。其实，阿英认识阿君。与阿生谈恋爱那会，阿生经常带她去香蜜湖一个朋友家玩——阿君和父母，以及阿生的朋友合租一起。

“我回陆丰生小孩了，老公退掉租的房子，搬到他朋友那住了。”正是那会儿，因为合租，阿君和阿生产生感情，再后来，阿君也怀上了阿生的孩子，回陆丰找到阿生家，要求住进来。阿君态度强硬，阿英也无可奈何，就这样先在陆丰乡下开始了两女共一夫的家庭生活。

生活平淡过着。阿生在深圳，经常回老家。两个女人都在摆摊卖衣服。两人回忆，刚开始经常吵架，吵多了也就懒得吵了。吵来吵去就是那几句，没意思。

对于第三者的介入，阿英总结是因自己过于软弱，使得对方得寸进尺鸠占鹊巢。

### 年夜饭同桌吃 互给小孩压岁钱

约1998年，三人开始在深圳的同居生活。阿英两个儿子，阿君两女一儿，八口人的大家庭格局基本形成。阿英摆摊卖衣服时，阿君在卖水果。后者说，并不是她故意找茬非要

和对方在一起做生意，是因为水果生意不好做，商场门口人流集中，卖衣服相对赚钱，所以她把摊子摆在对方旁边。

每天早上，两个老婆早上出门做生意，5个小孩一起上学，阿生随后也出门，他在罗湖区开了一间服装店，三人算是同行。傍晚，她们收摊回家做饭，小孩放学回家。一家之主的阿生，通常晚上10点回家，按照家规，每个老婆房间各住一晚。房租水电费、小孩的学费，家庭的所有支出大部分由他负担。

这套面积60多平方米的两房一厅，进门的小房是阿英和两个儿子的卧室。安放一张上下铺木床之后，转身都困难。床边一张书桌上摆有一台电脑，10岁的小儿子每天放学后，痴迷于打电脑游戏。倒是14岁的大儿子很懂事，放学回家关在房间，除了吃饭洗澡上厕所很少出来。

厨房、洗手间、阳台、客厅公用。在另一间面积稍微大点的房间，同样是一张上下铺木床。阿君住下铺，12岁的大女儿和10岁的儿子、9岁的小女儿住上铺。放学回家，小孩们做作业，遇到不懂的问题，互相请教。阿英的小儿子在玩电脑，阿君的儿子过来，两个小孩坐在电脑前，玩得不亦乐乎。饭菜做好，两张桌子靠墙相对而立，小

孩们手伸出去，很容易夹到对方桌上的菜。不像两个大人关系紧张，他们没有那么多戒备，你家做的鱼好吃，我夹一筷子，他家做的青菜好吃，我夹几根，桌前，大人面无表情各自吃着自己的饭。

只有小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打闹欢笑声，给屋子里带来生机。白天，死气沉沉。5个小孩的名字除了最后一个字不同，前两个字一样。他们同在一所民办学校读书，其中阿英的二儿子和阿君的儿子还同班。

平时各做各的饭，一年中唯一一次在一个桌上吃饭，只有一次机会：除夕夜的年夜饭。两人各炒几个菜，两个桌子一拼，一家人团聚一起。阿英和阿君象征性地封几个红包，作为给对方小孩子的压岁钱。

“你说我该怎办？”在其家里，晚归的阿生反问记者。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一个敢于担当的父亲。“五个小孩，一年的学费生活费需要4万元，他们长大以后有出息，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他说，一度也曾想过离家出走，扔下一家人不管，但小孩是无辜的，有错的是大人。

有朋友开玩笑，有两个老婆岂不是很幸福？他回答：自己想哭。每天在外吃了饭，偷偷摸摸回家。谁也不敢得罪，不敢怠慢，谁都要好生“侍候”。作为一家之主，他要竭力维护家庭的和睦平安，不出乱子。